



麻乡约,160多年前的重庆“物流巨头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泽安

麻乡约,在綦江东溪古镇的一条小巷里。

麻乡约全称“麻乡约大帮信轿行”,创业于清代咸丰年,延续近百年,是我国西南最大的民间运输行业,也就是160多年前的重庆“物流巨头”。

青石板的小巷旧迹斑斑,那斑点一样的痕迹,是来来往往的脚印踩出来的。古老的麻乡约,与这儿进进出出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,他们把信誉、承诺都留在了这儿。

— 1 —

黄昏下的麻乡约,阳光直射着小巷的青石板和一栋四合院布局的建筑,建筑屋顶的青瓦闪着光,慢慢散发着温暖。四合院从外面看不出到底有多大,正门石门槛两侧由整条石砌成,上方左右凿成三齿形装饰,门是古老的五丘田木质门,门楣上刻有“当衢向术”四个繁体大字,意指川黔古道上传递货物与信件方便快捷。

阳光渐渐弱下来,直到退出小巷。从重庆、成都、宜宾、泸州、康定、汉口、嘉定、贵阳等地赶来的人,有年轻和中年脚夫,还有管事、夫头、杂役等人若干,他们聚集在麻乡约的门前,里面设有柜台和邮筒,站在柜台前办理信件投递事宜,与管事当面议定信资,在信封上书明例资数或快跑赏银数,详细记入

账本,商定分派夫头并负责投递。还有一些人办理汇兑业务,两地之间不直接用银子交换,托麻乡约互相打兑,盐号、票号所汇的银子都采用这种方式处理。有的也把所托汇的银子直接运送到目的地,以价值和距离商议好收取的汇费,再由麻乡约安排运送。

一时间,黄昏里的麻乡约一副热闹景象——柜台前的人忙前忙后,说四川话的,说贵州话的,说云南话的,天南地北的方言俚语都在这儿汇集。有办理“火烧信”的,烧去信封的一角,向跑信的夫头表示,要特别注意加急快送,火速送到,尚可加付赏钱,这有点类似现代的快递业务;有办理“么帮信”的,用数层油纸包封,避免雨水浸湿信封,此外还得缚一小木片,万一落了水不至于沉没……小小的一个麻乡约,不但是古镇生活的一部分,也是来往古镇的各路客商和各种商贾信息汇合的重要休憩之地。

这样的古镇印象,大约发生在1862至1896年之间。

— 2 —

麻乡约的创始人叫陈洪义,是綦江新盛陈家坝人,外号“陈跑通”“陈麻乡”。陈洪义是个贫家子弟,少年时与其他孩子一样放牛割草,长大后去綦江、重庆城抬街轿子,后在川黔道上当夫头,由于肯卖力,又做了小夫头。

明末清初,“湖广填四川”时,大批湖北麻城孝感人迁到四川,他们思念家乡,每年要选派人员回故乡探亲,往返带送土特产和信件。民间流传的麻乡约,讲信义、受民众信赖,陈洪义爱为人们排忧解难,如昔日“麻乡约”再现,巧的是陈洪义脸上生有麻子,后来人们就称他为“麻乡约”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,陈洪义担任轿

夫时,抬着东溪官员唐鄂生的母亲去云南,一路平稳,舒服周到。唐鄂生升任云南都督,母亲喜欢,儿子自然想报答轿夫。在唐鄂生的升迁喜宴上,陈洪义面容忧郁,说今母难之期,孝道未尽,故难有喜色。唐鄂生见陈洪义忠厚,问他想不想做官?陈洪义直言不愿意,又问他想干什么?陈洪义说自己是下力出身,想设一个信轿行,唐都督又问他以什么为招牌?陈洪义答曾有人戏称他为“麻乡约”,就以“麻乡约”为招牌。

唐都督讲信义,出钱资助陈洪义于1852年4月在昆明设立了“麻乡约大帮信轿行”,陈洪义任轿行董事长。唐都督除将部分公文函件交其递送以外,还给四川、贵州、云南各有关衙署去函,对“麻乡约大帮信轿行”予以支持和保护。陈洪义的生意慢慢好起来。

— 3 —

几年后,故乡情结浓厚的陈洪义想回东溪创办一个麻乡约民信局,于是找到镇上的陈、罗、夏、陶四大家族商量。随后,陈家主动将书院街这块地让给他开办民信局。1862年7月,东溪麻乡约民信局正式营业,其经营范围是“管得宽、管得长”。民信局无所不运,无处不到,主要业务是客运、货运、送信和汇兑四种。刚成立那段时间,生意一般,为了打开局面,陈洪义主动出击。得知一位官员想找找人把信物送至成都,陈洪义托人担保,将信物快速送去了成都,既快又准,得到了诸多官员称赞。

与此同时,他还组织专人负责为商号、票号、盐号的递送信函,赢得了川滇黔各地商界的信赖。有了政界和商界的支持,从此,川滇黔几地政界、商界、民间的信件汇款等几乎都由麻乡约民信局办理,生意之兴隆可见一斑。位于小巷子里的麻乡约从早到晚人来人往,是古镇上最热闹的地方。

据史料记载,东溪麻乡约有明确的价格管理体系、企业管理理念和责任赔偿制度,来办理业务的人一看就清楚明白。麻乡约讲究诚信经营,业务遍布中国大西南和大西北,甚至还远到缅甸、越南等地。麻乡约“重承诺、守诚信、服务至上、重视细节”的企业精神,至今仍为人称道。

— 4 —

1896年,清朝设立“国家邮政局”。麻乡约民信局的业务范围逐渐萎缩,营业时断时续。1902年,陈洪义去世。1949年,麻乡约民信局宣布歇业。

如今,“肩挑”“马驮”“打包托运”“妻子送行”“父子告别”几组雕像栩栩如生地矗立在麻乡约民信局旧址上。

在古镇的小巷里,如今的麻乡约成了符号一般的存在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麻乡约见证了中国现代快递业和古镇的繁华和辉煌。

小巷里的麻乡约,黄昏的太阳光照耀着你,你散发出另一种光芒,这种光芒是传承、是历史、是文脉,也是乡愁……

西沱与李白《巴女词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建平

大唐玄宗年间,二十四岁“仗剑去国,辞亲远游”的热血青年李白,到忠州石宝寨游览后,坐船到西沱。他还要在西沱游玩一番,然后再顺江东下。

当时,西沱属于南宾县,与附近的临江县、武宁县交界(今石柱、万州、忠县交界地)或为巴东郡之西界,或为施州之西界,长江在这里形成一个回水沱,故名“西沱”。在李白的眼里,西沱水陆贸易繁盛,是一个比南宾县城还繁华的水码头。

— 1 —

西沱的长官与李白同游,并向他介绍历史文化:春秋战国以来,巴地的盐巴从西沱上岸起运到楚地,蛮儿巴女建起了西沱这个热闹地方,走出了巴盐古道,自秦汉到大唐,一直繁盛不衰。

游走在西沱的坡坡街上,李白感叹西沱比渝州的梯子还陡。他们终于气喘吁吁登顶独门嘴,眼前的一片山外青山,那是巴盐古道绕不开的方斗山楠木垭。

独门嘴有古老的化石树群,李白对此并不感兴趣,他对西沱的仙人洞热

衷。走近几个方口的仙人洞,见几位道士正在端坐修炼……李白感叹:“没想到,修道成仙已蔚然成风。”

从独门嘴返回下榻的江岸客栈,李白看到一队队背夫、挑夫陆续从码头或盐店启程前行。地方官介绍:行行重行行,离家别离行,力夫还要翻越楠木垭、黄水坝、石门坎进入楚地,再到湘西五溪蛮的里耶老街,那里已经与夜郎相邻了。李白感叹,巴蛮儿艰辛的苦力生活,难怪他们的号子声听起来那么苦涩。

西沱的天气炎热,特别是夏秋季节更甚。力夫和巴蛮儿们在长江畅游,十分爽朗。李白也想到中流击水,地方官怕他不熟悉水情,劝他到客栈冲凉放松、稍事休息,以便晚上喝酒踏歌。

晚餐丰盛,美酒飘香,蛮儿跳起舞手舞,巴女高唱竹枝歌助兴。但是,李白喝醉了,心醉了,酒也醉了。眼前歌舞的长发巴女和在成都的妩媚女友令狐兰,在他脑海里反复蒙太奇般呈现。

李白去客栈后堂冲凉,他听到一个角落有哗哗的水声,下意识抬头一望,原来是一个巴女在淋浴。

饯行晚宴上,李白有些魂不守舍,他想家了。尚未放舟夔门外,堂堂男儿生乡愁。

李白离开西沱,踏歌送行的人群中就有后堂淋浴的巴女,她又唱起昨夜的啰儿调,李白过佛滩,将竹枝歌改写为《巴女词》,这是文人较早收集的三峡竹枝词。

— 2 —

李白之后,好客的回水沱依然令千帆驻足,大唐诗人杜甫、白居易、薛涛来了;清代诗人秦淮月来了,民国画家徐悲鸿来了,当代作家罗涌也来了,就连四川乐山的“网红竹”也飘零来到西沱安家。

安史之乱,颠沛流离的杜甫一家,沿着李白出川的水路,告别成都草堂经忠州来西沱,这条陡峭的坡坡街不适合他多病的身体。白居易任忠州刺史,多次往来西沱,上岸调研。大唐“女校书”薛涛去三峡寻找心上人元稹,过往西沱。他们来了又走。

唯有出生于石柱的秦淮月,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,对李白在西沱的悠悠乡愁理解得最为深刻,他赴京赶考路上写下著名诗篇“西沱沱”:“旧志曾登西沱沱,郡章管理到江河。是间尚有多云在,吩咐舟人缓缓过。”

近代,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,西沱这个回水沱又接纳了许多颠沛

流离的中华儿女,其中就有画家徐悲鸿。抗战期间,徐悲鸿辗转来到西沱小住了一段时间。他居住在李白曾经住过的江岸客栈那段街,为西沱留下两幅画:一幅是客栈门前黄葛树写生,一幅是客栈后花园巴女淋浴的人体艺术。依然是千年前李白眼中的画像,西沱男人到中流击水,西沱女孩在后院淋浴的千年民俗传承,被李白和徐悲鸿看见。诗画展现了土家人的奋斗、担当,对家人、对女人的爱。

— 3 —

西沱作为千年古镇,中国历史文化名镇,让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回答这个时代之问,接续盐路精神,传承中华文脉。小说《活》《大回水》和一批节目出炉。站在更高起点,他们还与专家和文艺家合作推出背盐汉子、纤夫号子,再现西沱繁华,留住悠悠乡愁。

一曲巴歌醉哑酒,人生何处不相逢。李白离开西沱去三峡,踏歌送行人群中有客栈的淋浴巴女;多年后的安史之乱,李白流放夜郎、再回西沱,还是下榻江岸客栈,当年的淋浴巴女依然踏啰儿调竹枝歌谣相迎接,大家热泪盈眶,李白也泪目了。李白和着蛮儿巴女的啰儿调,共颂为西沱淋浴巴女作的《巴女词》:“巴水急如箭,巴船去若飞。十月三千里,郎行几岁归。”

